

世界文叢

星期六下午

(南非)菲立斯·阿爾特曼等著



05

星期六下午

(南非)菲立斯·阿爾特曼等著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星 期 六 下 午

(南非)菲立斯·阿爾特曼等著

每冊售價

H. K. \$4.50

香 港 上 海 書 局 印 行

香 港 德 輔 道 中 二 七 一 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271, Des Voeux Rd. C., H.K.

新 華 印 刷 股 份 公 司 承 印

香 港 西 營 盤 荔 安 里 十 五 號

一九七一年四月再版

文/816
總/1656

P. 117 36K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目錄

泥土·····	〔黎巴嫩〕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達克魯布·····	一
鄉村的故事·····	〔土耳其〕阿吉茲·涅辛·····	一五
一個黑女人·····	〔塞內加爾〕桑貝爾·烏斯曼·····	二九
沃爾特人·····	〔塞內加爾〕桑貝爾·烏斯曼·····	四三
成功·····	〔阿聯〕邁哈穆德·台木爾·····	六九
白皮鞋·····	〔蘇丹〕阿卜·白克爾·哈里德·····	九一
星期六下午·····	〔南非〕菲立斯·阿爾特曼·····	九七
阿伊莎·····	〔摩洛哥〕阿卜杜勒·麥吉德本·杰倫·····	一〇九

泥 土

〔黎巴嫩〕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達克魯布

……雨不停地下着，彷彿要把地上的罪惡沖洗乾淨。由於寒冷和飢餓，孩子們在茅屋裏呻吟着，在昆蟲的叫聲中打着哆嗦。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在那條黑暗可怕的小巷盡頭，有一間窄小的屋子，穆罕默德和他的朋友們正在那兒集會，他們小聲議論、策劃第二天早晨將震動整個城市的事件。可是海托爾却早就投入那些皮膚細膩的妓女們的懷抱中了，這些妓女住在那點着紅燈的幽暗的地區裏……

異樣的寂靜籠罩着貝魯特布爾吉廣場。艾布·海托爾坐在「巴利士雅那」的臺階上，身子發抖，他擤了擤鼻涕，咳嗽着，看着雨水傾瀉到地上，然後又聚在一起，向四處湧去，沖刷着面前的一切。賣胡椒末點心的、賣零食的和烤栗子的小販們，把小貨車連同他們的身軀一起擠到布篷和薄鐵皮下面。他們叫賣這些滯銷食品的喊聲，一陣陣地衝破這

異乎尋常的寂靜。遠處傳來汽車司機兜攬生意的叫聲：「嘿！去賽奈爾！嘿！去奈木里……」艾布·海托爾癡呆呆地看着雨水，看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個大茶壺。茶壺旁邊，擺着幾隻銅杯，杯子上有黑色的汗斑。一縷縷白色的熱汽從壺嘴裏冒出來，在空中飄動，被風吹散……就像他的一生……像億萬個他這樣的人的一生。他們降生、受苦，然後被埋進泥土。他們的軀體將在那裏腐爛，被蟲子吃掉……蟲子！……他的孩子們在家裏等着他回去，他們像蟲子一樣蜷着身體……他的兒子默罕穆德在雨水裏，在黑暗中，正在爲消滅那些「蟲子」，消滅那痛苦的根源在奮鬥……另一個兒子海托爾却醉醺醺地在窄小的巷子裏走着，他常常在那充滿蟲子的陰暗的區域裏游蕩……蟲子在他胸膛裏蠕動，吞噬着他的肝肺，使他萬分痛苦。艾布·海托爾擤着鼻涕，咳嗽着，把紅紅的血絲噴到空氣裏。粗厲的叫賣聲此起彼落，歌女的粗俗、不堪入耳的歌聲，也從遠處的大廳裏傳了過來……他劇烈地顫抖着，癡呆呆地看着雨，望着天。除了這些瀉不盡的雨水之外，還有什麼呢？他抱怨地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一切靠安拉保佑……這雨最多只下兩天……我們就會……就會好的……」

他想像着死亡來臨時的可怕情景：他的孩子們在茅屋裏，餓得縮着身子，而他在泥土下面却什麼也感覺不到。他的失業的兒子穆罕默德，正在同腐敗和邪惡的現象進行鬥爭，他和他的朋友們常常在小聲的議論中生活。可是海托爾却整天醉醺醺地呆在那狹窄的巷子裏。他的妻子給人家洗衣裳，受苦、哭泣……只有他直挺挺地躺在泥土下！

……雨從天空傾瀉下來，艾布·海托爾茫然地看着壺嘴上冒出的熱汽，他顫慄着，熱淚從眼眶裏湧出來。他盡力想擺脫死神可怕的幻影……不！……他不要死！……不讓蟲子來吞噬他的軀體，不能讓孩子們挨餓、讓妻子哭泣。他還要像現在這樣活下去！他擤着鼻涕，咳嗽着，把帶血的痰吐到地上。清晨，他從那偏僻的茅屋裏走出來，提着茶壺，穿過大街小巷，一邊搖着左手指間的兩隻杯子，發出一串串響聲，一邊扯着微弱、顫抖的嗓音叫賣着。寒風刺骨。他走着，走着。衣衫襤褸的流浪兒在他周圍吵嚷着。他們臉上滿是泥土，蒼蠅叮着他們的眼角。他們叫着、跳着從他面前跑過去……哈吉·依卜拉辛——那條泥濘小巷裏的一家小商店的老板，每天早上都要把他叫住。於是，他走進那幾乎不能同時容納他們兩個人的店鋪，替他倒上一杯茶，也給自己倒了一杯。然後坐下來，和他一起傾

聽從石灰窗孔後面的收音機裏傳出的吟頌「古蘭經」的聲音……那以後，他們扯起青年時代那些值得誇耀的日子，談到政府、罷工、黎巴嫩、巴勒斯坦。艾布·海托爾敘述着自己那塊在巴勒斯坦的遼闊土地上的田園，那裏翻滾着金黃色的麥浪，在寧靜、美麗的夜晚，他們圍着爐火閒談，一個個傳說，從人們純潔的嘴裏吐出來……接着，他們倆又談到火、猶太人和那被撕裂的肢體，談到像他一樣的逃難者、失業、飢餓、遊行……他們聊完以後，艾布·海托爾站起來，顛巍巍地伸手接過十張毛票，塞進口袋。然後，走出哈吉·依卜拉辛的小店舖，繼續在泥濘、污穢中，在流浪兒的吵嚷聲中走着，用他微弱、顛抖的嗓音叫賣着。他搖動杯子，那一連串叮叮噹噹的響聲在空中迴盪，飄進了窗口和高牆上的窗洞……他來到寬闊的馬路上。那裏，汽車閃爍着各色各樣的光彩，妖怪似地從他面前駛過……真主保佑這個時代的人吧！他走到哈里士車站。車站上人聲嘈雜，散發着各種氣味。電車來來往往，驅散了一批人又吞進了一批，後來又被擁擠的人羣噎住。於是，有些人只能像蒼蠅似地攀附在它的邊緣上……

艾布·海托爾在離公共廁所不遠的古來亞舖子前邊坐了下來，把茶壺放在面前，四周

圍着一羣棧色、黃色面孔的工人和孩子。他們蓬鬆着頭髮，穿着破舊骯髒、打着五顏六色的補丁的衣服，……一股股難聞的氣味從衣服、垃圾堆和廁所裏飄來。茶水的熱汽在空中飄動，被風吹散開，就好像艾布·海托爾的一生……他用黃瘦的手指接過一張張揉舊了的紙幣，塞進口袋，然後，用手把喝過的銅杯子洗一遍，洗碗水涼得跟化了的雪水似的。他同工人們談着，向他們訴苦，工人們也向他抱怨：市面蕭條，開工不足，生計枯竭，人家罵我們「背叛真主」，可是政府却感覺不到這一切……電車來來往往，人們上上下下，周圍一片混亂和嘈雜。工人們喝完了茶，站起來朝電車走去，攀附在它的邊緣……

……雨不停地下着，雨水傾瀉到地上，然後又聚在一起向四處湧去，彷彿要把它面前的一切沖刷乾淨……一縷縷熱汽，仍舊從茶壺嘴上冒出來。艾布·海托爾坐在布爾吉廣場的「巴利士雅那」的臺階上。寒冷，寒冷，刺骨的寒冷……他的胸口陣陣疼痛。一輛汽車飛快地駛過，土地在燈光下閃着黑色的光輝。一個趕路的人在雨中跑着……艾布·海托爾咳嗽着，擤着鼻涕，他感到飢餓……他那挨餓的孩子們正在啼哭……他回憶着，自己怎樣走過了大街小巷，賣了茶，給他們帶來食物……他看看放在身邊的發黑的肩搭，裏面放着

半兩白奶酪，七張餅和今天早上從麥爾奈德大街上那個大眾食堂裏買來的七塊灑了胡椒末的圓麪餅……

……人們出出進進，空氣裏飄散着胡椒、羽扁豆、豌豆以及煮白薯的氣味。他走進食堂，向艾布·艾尼斯要了三塊灑着胡椒末的餅。然後，在那張色彩斑駁的撒滿乾麪包屑的長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食堂的伙計來往忙碌着，屋裏充滿了煙味兒。人們咀嚼着，把肚子填滿……麪餅送來以後，他就津津有味地大口吞食着，還在上面撒了點蔥花芥末……等那幾塊麪餅統統裝進肚子以後，就站起來，在衣服上擦擦手，朝艾布·艾尼斯走去，遞給他幾張揉舊的毛票，從他那裏接過那七塊麪餅，裝在這發黑的破肩褸裏，然後，跨出食堂，向「光明」市場走去。一面搖動着杯子，一面用微弱、顫抖的聲音叫賣着……

滿地泥濘，一堆堆垃圾發着難聞的氣味。小販們雜亂的怪聲怪氣的叫賣聲，從各處傳來。杯子盛滿又空了……艾布·海托爾用冰涼的水洗着杯子，……然後，又混在絡繹不絕的人羣中了，在橘子、蘿蔔和捲心菜堆間蹣跚着。一羣滿臉污垢的孩子，在向路人乞討，

他們用憂鬱的眼神，貪婪地盯着掛在肉食店鐵鈎上的搖搖擺擺的灌腸……無線電發出嘈雜的聲音……

艾布·海托爾從那滿是泥濘的臺階上走下來，每走一步都幾乎滑倒。他叫賣着，搖着杯子。然後走進穆罕默德·烏姆魯斯的賣「黎巴嫩奶酪」的舖子，替他倒了一杯茶，一股股白色的熱汽冒了出來。他聞着周圍洋溢着奶酪的芳香，伸出手來數點着：「一塊酸奶酪、橄欖、一杯茶……啊！真主啊！這真是國王的晚餐……沒有比這更講究的了！」……他的孩子們還在挨餓，他呢，好歹已經被那幾塊撒着胡椒末的麪餅塞飽了……他買了半兩白奶酪，用花紙包好，裝進那隻打了補丁的發黑的肩褡。然後，繼續走着，在小販的叫賣聲中，在搖搖晃晃的人羣裏走着，一邊兜攬生意，一邊搖動杯子。突然，他看見小販們忙亂起來，抱着他們的東西紛紛逃散了。警察在後面追趕着他們……他心裏慌亂起來，四面環顧，再過一分鐘，他的茶壺、茶杯就會被警察沒收了……於是，他急忙閃進奈吳夫·邁特爾克鞋店……

那場戰鬥結束以後，他從鞋店走出來，搖動着杯子，繼續走着，拐進了另一條街，走

到魚市場……他想起自己已經很長時間沒嘗過魚的滋味了，他咽着唾沫，在那直朝他腦子鑽的氣味中咂着嘴唇。但是，魚太貴了。油、米、七個孩子，那裝兜底兒的幾張破舊的紙幣是遠遠不夠的……那麼，只好聽從真主的安排了……他離開了泥濘的魚市場，走進那條又長又黑的巷子，這巷子活像傳說裏的魔窟。兩邊擺滿了大雞籠和一隻隻盛滿雞蛋的木箱。到處發散着雞屎的臭味，幾片輕柔的羽毛在空中飄蕩。雄雞啼着，母雞咯咯叫着。雞蛋，幾千隻雞蛋在木箱裏閃耀着……他幻想着：那呼呼跳動的爐火，滾開的油，攪碎的雞蛋，新鮮的白麪包，葱。啊，那該是多麼香甜可口的滋味啊！但他是窮鬼，他的孩子們在挨餓，他的茅屋是骯髒的……他驅散了這一切幻景……悲哀地搖搖頭，自言自語地嘟囔：「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的安樂在哪裏！」他搖動着杯子，倒着茶，茶喝乾了，他用冰涼的水洗滌着杯子……

……在雞叫聲中，在雞屎難聞的氣味中，艾布·海托爾不停地走着。在那狹長的像傳說裏的魔窟似的小巷裏走着……

……雨，無聲地落着……艾布·海托爾在「巴利士雅那」的臺階上哆嗦着，癡呆呆地
看着蒸汽從茶壺嘴上冒出來，在被異樣的寂靜籠罩着的布爾吉廣場上散去……他擤着鼻
涕，咳嗽着，覺得像有什麼東西在撕裂他的胸膛……他感到悲哀，感到飢餓。他的孩子們
也在痛苦地蜷縮在那茅屋裏……

……夜降臨了，雨已經停了……除了街上呼嘯着的刺骨的寒風以外，什麼也沒有
……艾布·海托爾站起身來，右手提着壺，左手擰着那隻裝着吃食的發黑的肩搭，望望天
空，望望寂靜的布爾吉廣場，無可奈何地吐了一口氣。然後，拖着疲憊的身軀，走着，走
着……

那走不盡的泥濘小路使他煩躁不安……他已經精疲力盡了。胸口還在陣陣發痛。頭、
肚子、兩腳、枯瘦的身軀在沉重的擔子下幾乎要碎了……但是，他還是承擔着這一切，在
黑暗中走着。天已經很黑了，雨耽誤了他回家……他應當回到那遙遠的茅屋，把食物帶給
孩子們。他是多麼愛這些孩子啊！……但是，他的海托爾，常常喝得爛醉如泥，他的穆罕
默德呢，又總是焦慮不安地忙來忙去。他們爲什麼不和他分擔一些呢？……爲什麼不幫他

撫養那幾個年幼的弟妹呢？……穆罕默德，確實有一副好心腸，他愛他的弟妹們，愛他的父母，愛所有的窮人。他要使他們，正像他自己說的，擺脫這黑暗的生活的災難……他找到了一個很不錯的工作。可是剛一接觸這個工作，才幹了幾天，就不幹了，還說什麼工頭不要他！……爲什麼？……因爲他覺得他和這個工頭之間不應當有什麼差別！……可憐的穆罕默德啊，他還不懂得生活，不知道應當怎樣和人們相處……而且，每逢父親勸告他，讓他在人們面前低下頭，忍受一切屈辱，盡力求得別人的歡心，穆罕默德總是嘲笑他，根本聽不進這些忠告，還常常難過地搖着頭，滿懷憂憤地離開茅屋，好像要把一切都打碎……而海托爾呢？……啊，真主會詛咒他，會詛咒他降生在世界上那個時辰！……可憐啊！……他原是多麼聰明、有禮貌。但是，那些惡棍，那些人類的渣滓引誘他喝酒、吸毒、賭博！……直到他完全改變了原來的品性，和成千個像他一樣的人，整天沉浸在泥坑裏，想着一些卑鄙齷齪的手段，來掠取金錢……金錢，在這個國家，可以奴役人們，可以在昂貴的物價面前給人幫助……

艾布·海托爾陷在深沉的回憶裏……他搖搖頭，在漆黑的街道上走着，提着茶壺和那

隻打了補丁的發黑的肩搭。胸口陣陣疼痛，這疼痛又傳到他的頭、他的心、他的肚子、他的雙腳……寒風無情地颳着。他咳嗽着，覺得什麼東西在撕裂着他的胸膛。他踉踉蹌蹌地走着，沉重的擔子使他幾乎摔倒。他感到彷彿有一種執拗的願望在招呼他，讓他丟掉這副擔子，躺在地上睡上一覺。他覺得土地在裂開，把他吞下去，然後，在他上面蓋上一層厚厚的泥土……這偉大的泥土啊，他曾在你的懷抱裏誕生、成長……在那些日子，他還有自己的祖國。在那片土地上的泥土還屬於他自己的那些日子，他也曾有過歡樂……麥苗兒從泥土裏鑽出來，貪婪地仰着頭……黃金般的平原綿延着，綿延着，無邊無際……和巴勒斯坦秀麗的小土岡上的那個小村子離別，使他多麼絕望啊！……他曾經希望把孩子們都撫養成人，再在那個小村裏死去，埋葬在它那寬廣、純潔的泥土的深處……黎明，當天空開始響起祈禱的聲音的時候，他就起來作晨禱和妻子一塊兒喝茶，然後出去犁地、播種或收麥子……他的兒子穆罕默德念完書，就去幫助他。海托爾站在軋麥機上，用手轉動着搖柄，於是那一束束麥穗就成了金色的飽滿的麥粒兒了。他的妻子在家煮飯，照料家務。夜晚，在月光下或是圍在爐邊，盡情地閒談。他給孩子們講那古老的傳說和神話……

……風，在那漆黑的長街上呼嘯……艾布·海托爾渾身打着哆嗦，淚水從他眼眶裏湧出來。什麼東西在撕裂着他的胸膛，巨大的悲痛襲擊着他，一幕幕回憶又重現在腦子裏。哀哭、嚎叫、子彈的呼嘯、炸彈的爆炸、零亂的肢體、倒塌的房屋，他帶着家眷逃着，軍隊、猶太人、血，穆罕默德反抗着，海托爾博鬥着，妻子在哀求，孩子們在嚎哭，痛苦攪昏了他的頭……土地像是用鮮血、飢餓和恐怖重新造成！哭聲、喧囂、被砍斷的手、被打斷的頭顱、火、煙、零亂的肢體……

……村莊從他眼前消失了……

……接着，整個巴勒斯坦也消失了……

……艾布·海托爾帶着孩子們逃到貝魯特。這裏等待着他的却是窮困、飢餓和失業的痛苦。風雨中幾十頂破爛不堪的帳篷，散佈在城市的角落。帳篷裏擠滿了千萬個餓得像蟲子一樣蜷着的軀體……孩子們的臉變黃了，他的妻子給人家洗衣裳，兒子海托爾和一些流氓壞蛋廝混，穆罕默德滿懷憤怒，和他的朋友們在漆黑的雨夜討論着計劃。他每天回來，都要和家人談論着那渺茫的幸福的前景……飢餓……飢餓像一個可怕的黑色的魔影，籠罩

着每一個人。骯髒的茅屋發出腐敗的氣味。現在，他那些挨餓的孩子們正在茅屋裏等他。他們像蟲子一樣蜷着身子……他已經精疲力盡了……什麼東西撕裂着他的胸膛……他咳嗽着，把帶血的痰吐在地上，……風在呼嘯，黑暗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泥土在他脚下，樹木在他周圍……而茅屋，還在那邊……在那漫長的泥濘的道路的盡頭……

他的心絞痛着……天空重又被陰雲遮蓋，在可怕的閃電之後，雷聲像大砲似的轟響着。艾布·海托爾在暴風雨中蹣跚，他覺得非常想睡……讓泥土把他的身軀埋上……泥土、小麥、猶太人、血、他的飢餓的孩子……

淚水從他眼眶裏滾下來……他望望發怒的天空，乞求它幫助自己擺脫這苦難……他感到一陣陣重壓使他膝蓋發抖，他感到勞累，過度的勞累，像一根沉重的鎖鏈在他身後嘩嘩作響，把他緊緊銬住。他走着……鎖鏈重得令人難以置信，一股強大的力量把他往地上推去，他突然打了個踉蹌，跌倒在泥濘裏……茶壺、銅杯子在地上滾動……那張薄餅和七塊胡椒末餅也撒了一地……那塊白奶酪在黑暗裏閃着光……他覺得他的臉已經浸在稀泥中了……於是，他啃着，啃着泥土。淚水、鮮血，從他那被撕碎了的胸膛湧出來……